

“一截清洗干净的葱”

——论“打工诗歌”里一类真切的意象

◎王珊珊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 “打工诗歌”出现了一类十分独特的意象,如“一截清洗干净的葱”、“饭勺”等等,这类意象取自寻常事物的琐碎细腻处,渺小而朴实。它们呈现了真切、细腻、质朴的生存体验,蕴含着“打工诗歌”独特的诗意。

关键词 “打工诗歌” “一截清洗干净的葱” “饭勺” 真切

文章编号 1671-0703(2010)03-086-01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掀起了一股波澜壮阔的“打工潮”,“打工诗歌”应运而生。“打工诗歌”是以进城农民工为主体的打工者所创作的反映打工生活及其精神状态的诗歌作品。意象作为诗歌最基本的构成元素,是诗意表达的适切载体,也蕴含着诗歌的独特诗意。“打工诗歌”里有很多新鲜而固定的意象类群,如动物意象、“铁”等等。其中有一类意象十分值得关注,如“一截清洗干净的葱”、“饭勺”等,它们渺小、朴实,但却显示了“打工诗歌”真切、细腻、质朴的一面。

“一截清洗干净的葱”是郑小琼诗歌中除“铁”以外另一个不容忽视的意象。

“老式吊扇的风声渐渐熄灭/缓缓地海边吹来的海腥味/微咸的生活/排列着,重新布满这书本、诗歌、窗帘……/它们微暗的,萎缩着头颅/如同一个失业者干枯的眼神/铁锅里沉默的水终于沸腾,滚烫的凌乱/黑色的锁,金黄色的方便面、碗、盆/一截清洗干净的葱——这生活仅剩下的绿意。”(郑小琼《出租房》)

这首诗通篇都是对静物的描写,没有多余的议论,也没有直接的抒情,只是静静地描绘着这间出租房。正是这种静止和随意,让人感觉到某种压抑和压抑背后的喷发。意象的选用和描写是这首诗的灵魂。诗人所选用的意象都是十分常见而普通的,比如吊扇、铁锅、锁、方便面等等。正因为这份普通,切合了甚至更增添了“出租房”朴素的意味。老式的吊扇缓慢得让人感觉似乎那风声就要熄灭了,书本和窗帘“萎缩着头颅”,生活和“那海边吹来的海腥味”一样的“微咸”……这是一幕最为寻常的生活场景,却是一直以来最容易让人忽略的。诗人将农民工习以为常的生活画面拉近了读者的视野。正是这种寻常普通和诗人的细致描绘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最大的张力,给人以最大的想象空间和震撼。尤其是那“一截清洗干净的葱”这个意象可谓是神来之笔,是这首诗的精华所在。一截微不足道的葱,在打工者那里被清洗干净地放着,因为它是“这生活仅剩下的绿意”,立刻让人联想到这生活的艰辛与俭朴。所谓大处着眼,小处落笔,这个再普通不过的意象将打工生活的艰辛与俭朴变抽象为具体,鲜活地再现出来。虽然是极其细节的一个意象,却成为了这首诗的点睛之笔,给人回味无穷的感受和震撼力。倘若没有真切的生活经验,是难以关注到的。它和海子《新娘》一诗里的“故乡的小木屋、筷子、一缸清水”有

着异曲同工之妙,同样的细腻、朴实而独特。

如此真切而朴实的意象在张守刚的《饭勺》中也得到了呈现:“说出来你们不要笑话我/我总是将饭堂里用过的/饭勺随身带着/在车间在宿舍/甚至在工业区的某条马路上……我不能屡次失去一块钱一把的/饭勺将它装进裤袋里/跟随我饱一餐饿一餐”(张守刚《饭勺》)

“饭勺”如此稀松平常的一件事情,在诗人那里却成了极其重要不可或缺的“宝贝”。“饭勺”与吃挂钩,在这里,“饭勺”其实就是吃饭的代名词。对“饭勺”如此的珍惜和重视,其实正写出了吃饭对于打工者的珍贵和艰难。吃是人最基本的需要,是一个人最基本的权利。诗中诗人将“饭勺”随身携带,这看起来似乎很可笑,但在这不合常理的珍惜背后,我们隐约可以感到饥饿和病痛对农民工的折磨,可以想象底层农民工生存状态的艰难。“饭勺”象征着最基本的却难以满足的吃的生存需求,它是打工者真真切切的生存体验的化身。

这样的意象还有很多,如“一截油条/就是一顿早餐的分量/油条在清晨惺忪的睡意里/是一只伤心的胃”(张守刚《油条》);“它们肯定不是一棵树上的/但它们都是苹果/这足够使它们团结/身子挨着身子相互取暖相互芬芳”(卢卫平《在水果街碰见一群苹果》)……

这类意象具有独特而传神的韵味,是“打工诗人”基于自身的生存体验,在渺小、朴实的事物上,在被忽略的寻常细节中挖掘出来的。它们是显微镜下的底层打工世界特有的意象。这一类意象显示了“打工诗歌”真切、细腻、质朴的一面,也显示了“打工诗歌”在关注日常具体生活和发掘琐碎事物的表现力上的发展潜力。由于“打工诗人”生活与写作相融合的独特感知方式,才有了如此独特的意象表现方式。这种真切细腻的意象是底层农民工生存体验的化身,凸现了“打工诗歌”生存与写作的共生性。这也正是新时代下“打工诗歌”的独特之处。

参考文献:

[1]许强,罗德远,陈忠村主编.中国打工诗歌精选(1985-2005).珠海:珠海出版社,2007.

[2]张未民.关于“在生存中写作”——编读札记.文艺争鸣,2005,(3).